事實類苑/卷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六十七　談諧戲謔（五）

下一卷▶

◆談諧戲謔（五）

標目（二）

邊人傳誦一詩云：“昨夜陰山吼賊風，帳中驚起紫髯翁。平明不待全師出，連把金鞭打鐵驄。”有張師雄者，西京人，好以甘言悅人，晚年尤甚，洛中號曰蜜翁翁。出官在邊郡，一夕賊馬至界上，忽城中失師雄所在，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，伏於土窟中，袖已著矣。西人呼土窟為土空，尋為人改舊詩以嘲曰：“昨夜陰山吼賊風，帳中驚起蜜翁翁。平明不待全師出，連著皮裘入土空。”張亢嘗謂蜜翁翁無可為對者，一日，亢有姪不率教令，將杖之，其姪方醉，大呼曰：“安能撻我？但堂伯伯耳。”亢笑曰：“可對蜜翁翁”，釋而不問。

二

孫覺、孫洙，同在三館，覺肥而長，洙短而小，然二人皆髯，劉攽呼為大胡孫、小胡孫。顧臨字子敦，亦同為館職，為人偉儀幹而好談兵，攽目為顧將軍，而又好以反語呼之為頓子姑。攽嘗與王介甫為開封府試官，試節以制度不傷財，

三

王荊公為館職，與滕甫同為開封試官，甫屢稱一試卷，荊公重違其言，實在高等。及拆封，乃王觀也。觀平日與甫親善，其為人薄於行，荊公素惡之，至是疑為滕所賣，公見於色辭。滕遽操俚言以自辨，且曰：“ 苟有意賣公者，令甫老母不吉。 ”荊公怏然答曰：“ 公何不愷悌？凡事須權輕重，豈可以太夫人為呪也？ ”荊公又不喜鄭獬，至是目為滕屠鄭沽。並東軒筆錄。

四

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，帳籍中謂之色繳音叫。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，引見一武人，於格合遷官，其人自陳年六十，無材力，乞致仕，敍致謙厚，甚有可觀。主判攘手曰：“ 某年七十一，尚能拳毆數人。此轅門也，方六十歲，豈得遽自引退？ ”京師人謂之色繳。

五

舊日官為中允者極少，惟老於幕官者，累資方至，故為之者多潦倒之人。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，遂有冷中允、熱中允。又集賢殿修撰，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，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，未至從官者多除修撰，亦有冷撰、熱撰，時人謂“ 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”。

六

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，如有故不宿，則虛其夜，謂之豁宿。故事，豁宿不得過四，至第五日，即須入宿。過豁宿，例於宿曆名位下書“ 腹肚不安，免。 ”故館閣宿曆，相傳謂之害肚曆。並筆談。

七

邇英閣，講諷之所也。閣後有隆儒殿，在叢竹中，制度特小。王遵叔久在講筵，而身品短小，同列戲之曰：“ 宜為隆儒殿學士。 ”退朝錄。

八

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，每遇醮祭，即奏有仙鶴盤舞于殿廡之上。及記真宗東封事，亦言宿奉高宮之夕，有仙鶴飛於宮上。及升中展事，而仙鶴迎舞前導者，塞望不知其數。又天書每降，必奏有仙鶴前導。是時寇萊公判陝府，一日坐山亭中，有烏鴉幾千飛鳴而過，萊公笑顧屬僚曰：“使丁謂見之，當目為玄鶴矣。”又以其令威之裔，而好言仙鶴，故但呼為鶴相，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為丑座也。青箱雜記。

九

仁廟朝初，薛簡肅公知開封，上新即位，時章獻臨朝，一切以嚴治，人謂之薛出油。其後知成都，歲豐人樂，隨其俗與之遊嬉，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，自號薛春遊，欲換前所稱謂也。姜樞密遵、魯簡肅公亦皆以嚴稱，時目姜為姜擦子，目魯為魚頭公。東齋錄。

機辨

熙寧中，學者以字解相尚，或問劉貢父曰：“曾得字學新說否？”貢父曰：“字書有三牛為　字，三鹿為麤字。竊以謂牛麤大而行緩，非善奔者。鹿善奔而體瘦，非麤大者。欲以二字相易，庶各會其意。”聞者大笑。澠水燕談。

二

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，知潤州，治迹無狀，浙憲馬卿尋因按之。至則陳已先覺，廉按訖，憲車將起，因觴於甘露寺閣。至卒爵，憲曰：“將注子來，郎中處滿著。”陳驚起遽拜，憲訝曰：“何謂？何謂？”陳曰：“不敢望滿，但得成資保全而去，舉族大幸也。”馬笑曰：“豈有此事？”既而竟不敢發。有陋儒者，買所業，舉止凡下，陳玩之曰：“試請口占盛業。”生曰：“某卷中有方地為輿賦”，誦破題曰：“粵有大德，其名曰坤。”陳應聲曰：“吾聞此賦久矣，得非下句云：「非講經之座主，乃傳法之沙門」乎？”滿座大笑。陳尤工藥名詩，有“碁為臘寒呵子下，衫因春瘦縮紗裁”，“風月前湖近，軒窗半夏涼”之句，皆不失風雅。

三

安鴻漸有滑稽清才，而復內懼婦。婦翁死，哭於柩，其婦人性素嚴，呼入緦幕中詬之曰：“汝哭何因無淚？”鴻漸曰：“以帕拭乾。”妻嚴戒曰：“來日早臨，去管須見淚。”漸曰：“唯。”計窘，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，大叩其顙而慟，慟罷，其妻又呼入窺之，妻驚曰：“淚出於眼，何故額流？”鴻漸對曰：“但聞自古云：「水出高源。」”鴻漸秋賦警句：“陳王閣上，生幾點之青苔，謝客門前，染一溪之寒水。”有才雅，以涼德盡掩之，然不聞有遺行。並湘山野錄。

四

文紀性滑稽，孟知祥之僭號，嘗奉使於蜀，適會改元。方春社，知祥張宴，設彘肉，語文紀曰：“上戊之辰，時俗所重，不可廢也，願嘗一臠。”文紀笑曰：“家居長安，門族豪盛，彘肩不登於俎。時從叔伯祖頗欲大嚼，終不可致。一家奴慧黠，眾以情語之。宅後園有古冢空曠，奴掃除其中，設肉數盤，私命諸從祖食之，珍甚，五房不覺言珍。五房曰：「匪止珍哉，今日乃大美元年也。」良久，冢中二鬼驟至，呼曰：「諸君竊食糟彘，敗亂家法，其過已大，乃敢擅改年號乎？」”知祥有愧色。清泰即位，將命相，取達官名十人致瓶中探取之，首得文紀，遂為宰相。楊文公談苑。

五

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，終不得一館職。晚年與修唐書，書成未奏而卒，士大夫莫不歎惜。其初受勑修唐書，語其妻刁氏曰：“吾之修書，可謂猢猻入布袋矣。”刁氏對曰：“君於仕宦，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？”聞者皆以為善對。

六

故參知政事丁公度、晁公宗慤，往時同在館中，喜相諧謔。晁因遷職，以啟謝丁，時丁方為羣牧判官，乃戲晁曰：“啟事更不奉答，以糞墼一車為報。”晁答曰：“得墼勝於得啟。”聞者以為善對。歸田錄。

七

嘉祐初，李仲昌議開六漯河，王荊公時為館職，頗右之。既而功不成，仲昌贓敗。劉敞

侍讀以書戲荊公曰：“要當如宗人夷甫，不與世事可也。”荊公答曰：“天下之事，所以易壞而難合者，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。但仁聖在上，故公家元海，未敢跋扈耳。”東軒筆錄。

八

龍圖劉燁，亦滑稽辨捷，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，問左右湯衰也未？左右皆應曰：“已衰。”筠曰：“僉曰鯀哉。”燁應聲曰：“吾與點也。”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，筠馬病足行遲，燁謂曰：“馬何故遲？筠其只為五更三。”言點蹄也。燁應聲曰：“何不與他七上八？”意欲其下馬徒行也。青箱雜記。

九

石參政中立，性滑稽。天禧中，為員外郎時，西域獻師子，畜於御苑，日給羊肉十五斤。嘗率同列往觀，或歎曰：“彼獸也，給羊肉乃爾。吾輩參預郎曹，日不過數斤，人翻不及獸乎？”石曰：“君何不知分也。彼乃苑中師子，吾曹員外郎耳，安可並邪？”

十

張逸密學知成都，善待僧。文鑑大師，蜀中民素所禮重。一日，文鑑謁張公，未及見。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候於客次，唐輔欲搔髮，方脫烏巾，睥睨文鑑，罩於其首，文鑑大怒，諠呶。張公遽召，才就坐，即白曰：“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，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面上。”張公問其故，唐輔對曰：“某方頭痒，取下幞頭無處頓放，見大師頭閑，遂且權頓少時，不意其怒也。”張公大笑而已。

十一

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，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：“陳亞有心終是惡。”陳即復曰：“蔡襄無口便成衰。”時以為名對。為殿中丞日，知嶺南恩州，到任作書與親舊曰：“使君之五馬雙旌，名目而已。螃蟹之一文兩箇，真實不虛。”又嘗曰：“平生之一對最親切者，是紅生對白熟者也。”

十二

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，一日因食落一牙，戲為詩曰：“昨朝飯裏有粗砂，隱落翁翁一箇牙。為報妻兒莫惆悵，見存足以養渾家。”

十三

杜祁公向以太常博士、陝西提點刑獄丁太夫人憂，寓華下郡，有進士鞏漢卿者，俊敏有才，公常與之談燕。關中養蠶，率是黃絲，故居民夏服多以黃縑為之。因問：“何故關右人，好著黃絹生衣？”鞏對曰：“似浙中人，好喫紫蘇熟水。”及見鴨沒池中，公云：“鴨入池中董。”鞏即曰：“蟬鳴樹上　。”公嘗撰國初一節將墓碑，其中一句云：“某官以生運推移”，鞏即下磬折曰：“日南長至”，公笑為改之。

十四

文潞公始登第，以大理評事知并州榆次縣，吏新鞔衙鼓，面新潔，公戲題詩于上曰：“置向譙樓一任樞，樞多樞少不知它。如今幸有黃紬被，努出頭來道放衙。”並倦遊錄。

十五

李漼及第於和相凝牓下，後與座主同任學士，會凝作相，幹為承旨，適當批詔。次日，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閤，悉取圖書器玩，留一詩於榻，攜之而去。云：“座主登庸歸鳳閣，門生批詔立鼇頭。玉堂舊閤多珍玩，可作西齋潤筆否？”玉壺清話。

十六

士大夫筵饌，率以不托或以粉在水飯之前。余近預河中蒲左丞會，初坐，即食罨生不托，余驚問之，蒲笑曰：“世謂不托為頭食，宜為羣品之先，可知矣。意其唐末五代亂離之際，失其次第，折而下陳，頗鬱餘論，今與牽復。”坐客皆大笑。澠水燕談。

十七

劉貢父學士放辨博才敏，嘗出諸人上。一日，在館中，與諸寮友語及時政事，王學士觀遽止之使勿言。陸經乃戲王學士云：“王三到了，是惜命時。”貢父應聲對曰：“不惟

王三惜命，更兼陸四括囊。”人皆服其機警。王三、陸四皆排行也。魏王語錄。

十八

文潞公說，頃年進士郭震、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。一日，郭致簡於任曰：“來日請畾飯”，任不曉厥旨，但如約以往。將日中，方具糲飯一盂，蘆菔、鹽各一盤，餘更別無物。任曰：“何者為畾飯？”郭曰：“飯白，蘆菔白，鹽白，豈不是畾飯？”任更不復校，強勉食之而退。任一日復致簡於郭曰：“來日請毳飯。”郭亦不曉厥旨，亦如約以往。迨過日中，迄無一物，郭問之，任答云：“昨日已曾上聞。”郭曰：“何也？”任曰：“也毛，音謨。蘆菔也毛，鹽也毛，只此便是毳飯。”郭大噱而退。蜀人至今為口談。並魏王語錄。

十九

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：“介甫前作相，嘗召立之問曰：「有建議欲決白馬河堤，以溉東方之田者，何如？”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，對曰：“此策雖善，但恐河決所傷至多。昔天聖初，河決白馬，東南汎濫十餘州，與淮水相通，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，且橫貫韋城，斷北使往還之路，無乃不可？”介甫沈吟良久曰：“聽使一淤，亦何傷？但恐妨北使路耳。”乃止。集賢校理劉攽貢甫好滑稽，嘗造介甫，值一客在坐，獻策曰：“梁山濼決而涸之，可得良田萬餘頃，但未擇得利便之地瀦其水耳。”介甫傾首沈思曰：“然，安得處所貯許多水乎？”貢父抗聲曰：“此甚不難。”介甫欣然，以謂有策，遽問之。貢父曰：“別穿一梁山濼，則足以貯之矣。”介甫大笑，遂止。

二十

王嗣宗，汾州人，初為秦州司理參軍，路沖知州事，常以公事忤沖意，怒械繫之。會有獻新果一合者，沖召嗣宗謂曰：“汝為我對一句詩，當脫汝械。”嗣宗請詩，沖曰：“嘉果更將新合合。”嗣宗應聲曰：“惡人須用大枷枷。”沖悅，即捨之。並涑水紀聞。

二十一

胡秘監旦自知制誥落職，通判襄州時，謝學士泌知州事，嘗因過廳飲酒，胡面色發赤，謝戲曰：“舍人面色如衫色。”胡應聲答曰：“學士心頭似幞頭。”胡時衣緋。倦遊錄。

二十二

舒王居前有橫墟，嘗放魚於其間，而夜多為盜以手網得之。王與門人閑步，因曰：“ 可以揭牒。 ”時葉致遠戲云：“ 不須爾也，宜以一集句示之。 ”乃書橋柱曰：“ 門前秋水碧鱗鱗，赤鯉躍出如有神。君欲釣魚須遠去，慎勿近前丞相嗔。 ”王為之啟齒。漢皋詩話。

二十三

蘇州李璋舉進士有聲，才氣過絕於人，放誕浮薄，竟止於小官。王荊公常拜之，為舉子日，因與人踢毬，誤墜良家婦頭上，碎其冠梳，其家訟於官，因至庭下，太守曰：“ 若真舉子乎？吾將試之。 ”璋乞賦題，太守曰：“ 可賦汝踢毬誤碎良家婦冠梳事。 ”璋應聲曰：“ 偶與朋游，閑築氣毬，起自卑人之足，忽升娘子之頭。方一丈八尺之時，毬別無故事，其高止於一丈八尺。不妨好看；喫八棒十三之後，甚來由。 ”太守大笑，遣之。李希聲詩話。

園葵其如予何

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：“ 面有■〈黑干〉，用園葵洗之當去。 ”荊公曰：“ 吾面黑耳，非■〈黑干〉也。 ”呂曰：“ 園葵亦能去黑。 ”荊公笑曰：“ 天生黑於予，園葵其如予何？ ”東軒筆錄。

三拗

皇祐中，長沙有三拗，開福寺長老有璉，每季一剃頭，而致仕□著作，一日一開頂，一拗也。蘇推官居父喪，蹴踘飲樂，而林察推喪妻，廬墓，二拗也。時有邊城為郡守，非賂不行，孔目官陸靜，平生不受賕遺，三拗也。

語訛

關右人或有作京師語音，俗謂之獠語，雖士大夫亦然。有太常博士楊獻民，河東人，是時鄜州修城，差望青斫木，作詩寄郡中寮友。破題曰：“ 縣官伐木入煙蘿，匠石須材盡

日忙。”蓋以鄉音呼忙為磨，方能韻，士人而徇俗不典，亦可笑也。倦遊錄。

知府具一隻眼

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，衣間緋袈裟，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，以為妖服，執付有司。尹正見之，亦遲疑未能斷，良久，喝出禪僧，以袈裟送報慈寺尼迦葉披之。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，卻是知府具一隻眼。

凌床

信安、滄、景之間多蚊虻，夏月，牛馬皆以泥塗之，不爾多為蚊虻所斃。郊行不敢乘馬，馬為蚊虻所毒，則狂逸不可制。行人以雙輪小車，馬鞍蒙之以乘，謂之木馬，挽車者皆衣韋袴。冬月作小坐床，冰上拽之，謂之凌床。予嘗按察河朔，見挽床者相屬，問其所用，曰：“此運使凌床，此提刑凌床也。”聞者莫不掩口。並筆談。

坡拜

先文正公言，今呼諫議為坡拜，蓋唐朝舊語。自外入為諫議，班在給舍之上，歲滿遷給事中，又歲滿遷舍人。故兩省同列謔諫議云：“君今上坡後，當復下坡矣。”劉公嘉話錄載：初拜諫議者，給舍戲之曰：“何人驟居我上？”彼曰：“以我不才。”“何不拽下著？”乃遷也。楊文公談苑。

鬼取枉法贓

王嗣宗不信鬼神，疾病，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，嗣宗聞之，笑曰：“何鬼物，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邪？”涑水紀聞。